# 【郭门张氏玉杏之墓】【作者：幕后师爷】【完】

然而，电话就算惨叫得再如何声嘶力竭，在这里的人却依然完全无动于衷。

在这里，只有以欲望作为内心的燃料、脸上却挂上一副冷淡表情的人。

多种代表着不同意义的颜色条线，每十分钟、每五分钟、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跳动。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绿色的线，像被花猫玩弄过后的线球一般，扭作一团。

红色和绿色的亮光在萤光幕上在闪烁、在交替。各种各样的数字，以秒为单位跳动着，就算只是一眨眼之间的时间，眼前的景色也会突然完全变了样。

这里是战场、这里是地狱、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－交易室。

有人说，魔鬼创造了交易所。

那么，我们……也许就是鬼差吧？

１６：００

在这个被称为地狱的地方里工作的唯一好处是－准时。即使你有多勤力也好，到了这一个时间，手上的工作就不得不立即全部停下来，分秒不差。

当然，后勤的工作，是马上接踵而至。但处理这些事情所花费的心神，却远不及刚才在战场上了。

「ＷＹＭＡＮ，明天是假期啊，有约定吗？」坐在我对面桌的女同事，上半身跨越了两桌之间的栏架，探头对我说。

这一个女同事，样貌甜美和可爱得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而事实上，两年前她的确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！不经意地踏错了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脚步，而来到了这里，被指派跟随着我的团队成为我的下属……虽然说「团队」里也只有我和她而已。

「明天是清明节，当然是扫墓啊！」我冷淡地回应。

「哈…扫墓吗？想不到你竟然会做这种事！」女同事向我展示着有如花卉盛开般的笑容说。

「唉…没办法。」我轻轻摇头。

「明天啊，我约了顺『细摩』的ＪＯＨＮＮＹ出海钓墨鱼，顺道打听一下『中国信托集团』整体上市的事情。」女同事说。

「哎，他出了名是色狼耶…」我说。

「就是因为他是色狼，才会肯向我透露资料啊！」女同事说。

「嘿，有你的！」我冷笑了一声。

「放心吧…船上还有其他人，他不敢乱来的。」说着她斜眼了一下坐在另一边的女同事ＣＡＴＨＹ，示意她也会同行。「反正最多是被摸几下而已…又不会少块肉的。」女同事微笑着补充。

「好吧，那你就尽量小心吧。」我说。

「唉…ＪＯＨＮＮＹ那边的ＡＭＹ说想要认识你，千叮万嘱我要找你一起去的，现在没有办法了啦…」女同事扁起了充满弹性的嘴唇说。

「ＡＭＹ？不会吧？那个肥得像『米兹莲』的女人？」我讶异着。

「不是老的那个，是年轻的那个啦！样子长得不错的…」女同事微笑着说。

「年轻的……没甚么印象啊。」我试着回想脑海中的记忆。

「哎，你应该见过一次吧？上次在研讨会里。」女同事说。

「拜托啦！我是在台上的讲者！台下面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认得？」我大声地说。

「哈哈…所以说，对方不就是要我介绍吗？」女同事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我懒得再理会她，只是向她挥一挥手示意终止对话。

「哎，今晚有时间吗？」女同事以极小的声音说。

「怎么？」我绉着眉回应。

「我…想要。」女同事以几乎只剩下口形的声音说。

「啊……嗯。」我轻轻点头。

呼…

咔嚓咔嚓咔嚓……

我的嘴巴里吐出了一个白色的救生圈。

咔嚓咔嚓咔嚓……

伴随着咀嚼卡乐Ｂ的声音。

我本身不算是一个烟民，但完事后总爱抽一口「事后烟」。做爱后抽烟的那一种空虚却又充实的感觉，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懂。

但…吃卡乐Ｂ呢？

每一次和ＡＰＲＩＣＯＴ到酒店，她总会事先准备一包烧烤味的卡乐Ｂ，完事之后就拿出来，一块接一块地放进嘴巴之内。

而且，我注意到她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每一次把薯片放进嘴巴之后，也会同时把手指放进嘴巴里吸啜一下，先是食指，再来是姆指。

其实吃完了整包之后，才依依不舍地把最后的味精也要吃掉，这一个行为还可以能够理解。但是每吃一块也重覆这一个行为，也着实太令人在意了吧？

我曾经问过她为何要那样做，她开玩笑地说：「喜欢味精和手指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」在旁人看起来，这的确是一个不太卫生的习惯。但在床上，看到她吸啜手指的小动作，还有黏附在手指和嘴唇之间的唾液，我只觉得这是一种性感。

嘴唇被手指陷了进去、然后被手指拉了出来，充分展示着嘴唇的弹性……咔嚓咔嚓咔嚓……

ＡＰＲＩＣＯＴ毫不掩饰自己的裸体，曲起双腿用膝盖托着头部，一边咀嚼着卡乐Ｂ，一边入神地看着电视剧集。

水灵灵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嫩滑的脸颊曲线在电视的光线下折射出有如月光边缘的白晕。细致的大小腿、纤细的指头，都着实地反映着她小巧的身型，却唯独一双圆鼓鼓的胸脯，像是原本不属于这一副身躯似的耀眼。

ＡＰＲＩＣＯＴ曾经向我展示过中学时代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她是一个小胖妹。现在的她身型却是如此曲线玲珑，尤其是腰间的孤线，还有背上的脊线，简直是性感得令我爱不惜手。

话虽如此，我和ＡＰＲＩＣＯＴ其实并非情侣关系。

除了在任何一方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到酒店做爱之外，我们的关系就只是同事、上司和下属。

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时候，是原定与一位民企老板在早上签署合同，但那一位老板却有急务处理而需要立即改变行程。所以我和ＡＰＲＩＣＯＴ只好立即连夜赶到老板所住的酒店里，合同签好之后那老板就马上离开，只余下我和ＡＰＲＩＣＯＴ在酒店的房间之内。

我们相着对傻笑、我们相互祝贺、我们相拥、然后接吻……咔嚓咔嚓咔嚓……

从嘴巴里拉出来的湿润指头，还是那么性感！

我的内心有一鼓想再次推倒她的冲动！

然而……明天要扫墓。

对一个中环人而言，是一场久违了的剧烈运动！

二兴烧味……缤纷花店……林记水果……天恒纸扎……我的脑海里立即充斥着明天一早就要准时报到的各个采购点。

阿爷对扫墓的事情非常着紧，购买的店铺不能变，祭品也一件都不能少。

「威仔，这边坐。」阿爷在船头最当风的位置坐下，然后指定要我坐在他的身边。

其实，船舱里明明就有空调！为甚么还要刻意出来吹海风，而把发型都搅得一塌糊涂呢？！

「嗯……」不过，既然是阿爷的意思，我也就只好照办了。

「威仔啊，我们有一年没见面了吧？」阿爷凝视着我的脸说。

「啊，过年的时候去了法国，没有跟你拜年，抱歉呢！」我一边说，一边整理着放在甲板上的各种祭品，以防止它们从胶袋里倾泻出来。

「和女孩子去吗？」阿爷露出古惑的笑容。

「同事，去工干啦…」虽然是跟ＡＰＲＩＣＯＴ一起去没错。我心里说。

「哎，工作也要多休息嘛！再说，你都是时候正正经经交个女朋友了吧？」阿爷说。

「啊…知道啦、知道啦…」我随口答应着。

「哈哈，虽然你爸真的有够没出色！但在这一方面倒也真的比你了得啊！」阿爷大笑着说。

我老爸，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野孩子，一天到晚只管吃喝玩乐，身边的尽是猪朋狗友。而在他十九岁的那一年，就已经把女孩子的肚子弄大了！那一个就是我妈。也不知算是幸还是不幸，我老爸竟然老实地负起责任，跟我妈结婚，然后在我妈的影响之下，生活才慢慢走回到正轨之上。

虽然，过去是不可磨灭，失去了的童年和知识，使他的一生都只能在低下的工作环境中渡过。

阿嫲在生产我爸的时候，就因为当时她只有一个人独留在家中，延迟了进医院，所以难产死了。能够保住我老爸的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。

所以阿爷对老爸一直都耿耿于怀，一方面怪责自己忽略了阿嫲；同时又怪责自己只能埋头工作，而没有好好尽管教儿子的责任。但我就认为，阿爷独力支撑了他们两父子的生活，其实已经无可挑剔了。

后来，我妈生了我。

那一段日子，工厂北移。阿爷工作的塑胶厂也迁移到大陆，但他却毅然请辞，领了一笔当年算是相当可观的遣散费，然后就从此退休了。

生活上的转变，使阿爷变成最亲近我和督促我的人，亦是一直出资把我教育成材的人。所以，我对阿爷的尊敬，远比我对老爸和老妈更甚！

不过，随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我和阿爷之间的接触，也日渐变得疏远了……「最近每一次看到你的脸，总是令我想起那一个朋友。」阿爷说。

又来了！我心里说。

是不是每一个老人家也是这样的呢？总是重覆着一些话题，而且见解、说法也是次次相同。就像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了很多很多次一样，不断的重覆又重覆……「啊，你是说那一个突然凭空消失的朋友嘛！我就说了，现在是甚么年代啊？一个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」我绉着眉不耐烦地说。

「这我也不知道啊！但把他抱在手上的那一种沉甸甸的感觉，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很清楚。」阿爷伸出了双手作抱起状，并坚定地摇头否定我的话。

我从胶袋里拿出两个苹果，塞在阿爷伸出的手掌上。

「吃苹果吧。」我笑着转移话题。

「哎、乱来！要吃也得让你阿嫲先吃啊！」阿爷说着，慎重地把苹果放回了胶袋之内。

「哈哈。」我打了个趣，总算阻止了他继续重覆说他那一个朋友的事情。

船泊岸了。

阿爷走在前面，步伐轻快得像个年轻人；而我拿着祭品跟在他的后面，步履缓慢得像一个垂死的老人。

「威仔，走快一点嘛！」阿爷回头叫喊着。

我重重的摇头，心里说：祭品你来搬啊？！

好不容易沿着铺在山路上的水泥阶级走到了半山，再走过一段泥路，就能够看到一个孤形的灰色水泥墓。其实与附近的墓来比较，阿嫲的这一个墓算是面积较大和较坚固的了。我想，这也是着实地反映阿爷对阿嫲的情感吧？

阿爷在拔掉墓边的杂草；而我则用瓶装蒸馏水沾湿了毛巾，准备接下来清洁一下墓碑。

墓碑上没有相片，杏色的云石上只刻以楷书所写的金字『郭门张氏玉杏之墓』。

我蹲了下来，凝视着杏色的墓碑。

「阿嫲，我们来了啊。」我一边说，一边用毛巾擦拭着墓碑。

原本杏色的墓碑，不知为何随着毛巾的擦拭而慢慢变得褪色…变成了灰色……再慢慢变成了黑色……「喂！你醒醒！」一沬冷水洒在我的脸上，我猛力地摇头，视野朦胧……「喂！你怎么了？看得见吗？」男人的声音说着，伸手在我的眼前挥动。

「这…这是哪里？」视野逐渐清晰，我转动着沉重的头颅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似乎是某处的室内。

「这里是我家。」男人说。

我再环视了一下，室内的环境相当狭窄，一张上下格床、一张矮枱、一个旧式电饭煲，就已经完全形容了这一间「屋」之内的全部内容。

「为甚么…我会在这里？」我一边拨弄着头发，一边尝试着坐起来。

「你倒是问我了？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睡在我的床上啊！是新租客吗？上面的床位才是你的。」男人说。

「床…位？」我凝视了一下上格床，的确是空置着的样子，甚至连被子都没有一张。

「你不是新租客吗？来白撞的？」男人露出怀疑的表情。

「我…不太记得了……」我犹疑着说。

「失忆？」男人说。

我转脸看向男人，凝视了男人的脸一会儿……虽然有一点难以置信，但似乎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了。

「今年……是甚么年？」我说。

「狗年。」男人答我。

「不是，是西历多少 年。」我不耐烦地说。

「１９７０年。」男人回答我。

「呃……」我无言以对。

这一个男人－灿哥。人格真的是好得无话可说。该说是这一个年代的人都比较单纯吗？还是就像政府宣传片里一直所强调的「守望互助」精神呢？

身上没有一分一毫的我，灿哥竟然出钱替我租了上格的床位，说以后慢慢来还也不迟。

而且，竟然还主动替我找工作！

但当我告诉他我的专长是做银行之后，他的眉头就绉得不能再绉了。他说，到银行工作要有熟人介绍，而且要交下巨额的保证金，像他这一种粗人，哪里认识在银行里工作的人啊？

虽然，至今我也无法对他说明我的状况。即使说明，他也应该无法理解吧？而又其实，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甚么一回事啊！

不过，既来之则安之吧……

「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。」灿哥走在我的前面，领着我走进工场里。

「灿哥！」「灿哥。」灿哥一边走，其他在大型机器旁边工作的工人们都主动向他打招呼，而他也都会向工人们微笑点头回应。

灿哥是这一间工厂里的工模部门的经理。

他领着我，去到了工厂一角，一个用木板和玻璃窗包围起来的地方。透过玻璃窗，可以看到里面坐了几个女人在木色的工作枱前工作。

进到了木板房内，首先让我注意到的，是圆盘型的黑色拨号电话。

「他叫阿仁，今天开始在工模部当学徒。」灿哥向着其中一个女人说。

我也不知道为何，当灿哥问我名字的时候，我会说自己叫「阿仁」，但既然话已出口，我就只好继续叫阿仁了。

「灿哥，工模部要人么？怎么之前没有听你说起？」那一个女人…其实看起来应该只有二十来岁左右吧？这一个年代的打扮和化妆技巧，我说不准。但以肤质和脸上表情来说，看起来应该是这一个年纪吧？

「啊，下个月…即是十月，有一个工人要回乡办事，可能几个月也回不了来。本来也不用这样急着要人的，但早一点让新人熟习一下也好吧？」灿哥脸红着，好像有一点尴尬的说。

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工人要回乡，但以我认识的灿哥来说，他应该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说谎话的人。那么，尴尬是因为……「好吧，小杏，你来替他填个资料。」女人说着，示意我到坐在门边的那一个少女那边去。

「知道了…姐姐…」少女以不太正经的俏皮语气说。

「哎，就叫你在公司里要叫我张小姐啊！」女人正色的向少女说。

「知道了，张小姐…哎哎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叫自己的姐姐做张小姐，不就好像是吵架了的样子啊？」少女灿烂的笑脸上伸一伸俏皮的舌头对我说。

ＡＰＲＩＣＯＴ……

看到了少女这一个俏皮样子的感觉，令我回想起了某一个仍然是「练习生」年代的少女。

「嗯？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些甚么吗？」小杏紧张地从柜桶里拿出镜子，凝视着镜中自己的脸。

「啊…没、没有。」我说。

「你叫…」「阿仁。」我打断了她的说话。

「仁哥吗？先坐下来……你识字吗？」小杏拿着一张像是我小学年代的家课「工作纸」般的油印纸，放在我的面前。

我最初还以为自己是否做错了些甚么，例如类似『不准穿鞋进内』的这一种标语。但转念才想到……在这一个年代，识字并不是必然的。

「识……」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，却摸不到惯常使用的签名钢笔……哎，灿哥借我的粗布衣衫，又怎么可能胸前有口袋了？

小杏微笑着的把原子笔递给我。

「阿仁啊，我先回去做事，完了之后回到工场找我。」灿哥对我说。「我先走了。」灿哥再向张小姐说。

「啊，知道了。」我依然凝视着小杏，但回应着灿哥的说话。

小杏给我的这一份写着「入职申请表」的油印纸，其实要填的位置就只有几项。姓名、性别、年龄（不是出生日期）等等的简单个人资料而已。

「不用填写银行帐号吗？」我说。

「不用啊，我们这里发薪是付现金的，每个月要跑到银行逐个帐号入帐的话，有多麻烦啊？」小杏对我说。

啊…这个年代的银行啊……作为银行家（ＢＡＮＫＥＲ），我表示遗憾。

「填好了。」我说着，把油印纸交回小杏手上。

「钟国仁……哈哈…你的名字是你爸爸给你改的？这么爱国啊？」小杏展示着甜美的笑容说。

我是随手写的……当然不能这样回答啦！

「小杏，怎么可以拿人家的姓名来开玩笑？」坐在另一边的张小姐说。

「哈哈…抱歉抱歉…」小杏再次向我吐出可爱的舌头。

「没关系……」我说。

小杏离开了坐位，我看到她身上穿着花俏的连身裙子，走路的时候裙摆一弹一弹的。应该是因为在意自己高度而穿着的高根鞋，露出了可爱小巧的指头。而从裙子上的曲线来看，她的身形整体应该算是纤细类型的，但裙子胸前鼓起的地方，却是令人在意得不能轻易移开视线……小杏把油印纸交到张小姐的手上，张小姐只看了一眼。

「阿仁，手续都可以了。」张小姐说。

「那…我回去工场找灿哥了。」我说。

「嗯。」张小姐头也不回地说。反倒是小杏微笑着的向我挥手。

回到了工场，灿哥就开始为我介绍作业流程。

工模是指用来大量复制塑胶制品时所用的大型钢材，在这一个年代，那一些钢材都是用人手雕刻的。在大师傅手上雕刻好的钢材，就会交到技师手上，用钢条把刀痕磨去。

至于学徒的工作是，把技师处理好的钢制模具用砂纸磨得更加平滑。

再经过处理之后，工模就会交到制作部门的大型机器里「注胶」。制造出来的成品，就会好像是钢弹模型一般，附带着「鱼骨」的各种塑胶配件了。

我这一双原本只用于拿签名笔和按键盘的手……竟然拿起砂纸来了！

灿哥尴尬的原因，很快就被我查明了。

他喜欢写字楼的张小姐。

对此，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意到一些奇怪的地方。但既然我已经在这里了，也确实没有回到属于自己年代的头绪，那么就尽量适应这里的生活就好了。这应该是我作成银行家的思维吧？

灿哥喜欢张小姐，而我也对小杏抱有相当好感。那么，就这样办吧！其他的事情，都不用理会了！

入职工厂之后两个月，我已经找住了与张氏姊妹约会的机会。我和灿哥，张小姐－小媚、还有小杏，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。

看的电影名叫《爱情的代价》，一开场就是经典的「ＳＢ」片头。主演而我又认识的演员是泰廸罗宾。

进场的时候，我和灿哥隔了两个空座位而坐。而好像有意识地，小杏主动坐在我身边的位置，而小媚则坐在靠近灿哥的那一边。

这个年代的人，约会都很老实……看电影就是看电影，是不会搅出甚么奇怪的事情。

当然，我根本不是这一个年代的人…

在这一场电影里，在黑漆漆的环境之下，我拖住了小杏的手。

也在接近完场的时候，吻住了她的唇。当我正要把舌头伸过去的时候，她就推开我了。哈哈…这个年代的女孩子，还真的有点保守啊？

离场的时候，小杏脸上红彤彤的一片，脸上带着如花盛放的笑容，却嚷着要回家了。小媚说不过妹妹，也就只好回家了。灿哥的脸上有一点失落的神色，原定由灿哥请客的「太平馆餐厅」西餐晚饭，也没得吃了。

以一个现代人……不，是未来人的把妹技巧，来收服一个当代少女的心灵，又有何难度可言呢？

那一场电影约会之后，我和小杏已经发展成地下的情侣关系。维持「地下关系」的原因，就只是小杏怕小媚知道了之后会责怪，所以暂时不对外人说明而已。

但我在这里又有多少个朋友呢？下班后不直接回家的原因，当然一眼就被灿哥看穿了。

灿哥严肃地告诫我对小杏要认真，不要玩弄感情。而现在的我也确实地喜欢着小杏，就当然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和小杏的第一次单独约会，是主题公园。啊…这时候好像还没有「主题公园」这一个词汇吧？而这时候还没有海洋公园，只有荔园。

喂饲动物、鬼屋、抛口香糖……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。而在身边陪伴我玩耍的不是阿爷，而是我的恋人－小杏。

那一个晚上，我们再次接吻了。自愿地，清晰地，在皎洁月亮和美丽星空的见证下……话说回来，竟然在市区里能够看到如此美丽的星空啊？

充满弹性的嘴唇，在我的舌头推进的时候陷了进去，而在我把舌头退出的时候则反弹回来……青涩的接吻应对，与ＡＰＲＩＣＯＴ并不一样，但嘴唇给我的感觉，却是非常相似。

纯洁的恋爱，当然是当代人的生活模式。而作为未来人的我，当然是以未来人的方式行事。

时租酒店。

小杏有点抗拒，但是她不懂得拒绝已经成为了她的情人的我。

小杏有点紧张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。

我吻住了她的嘴唇，以纯熟的接吻技巧，把她的心理防线一条接一条地接连攻下。

「嗯…仁哥……」被我压倒在床上的小杏双目微闭，脸颊呈粉红色变像一个桃子，充满弹性的嘴唇早被我吻得一塌糊涂，就连唇边的脸颊上都留下了大量湿润的痕迹。

「小杏……」我一手环抱着她的肩，另一手则在她的连身裙上肆意游走。而小杏最初仍然反抗着我的双手，早已变成了紧紧抓住我肩膀的姿态。

我伸手把连身裙的裙摆拉起，内里是保守的肉色内裤。有点破坏情调的感觉，但也不好去跟这一个年代的人计较吧？

「仁哥…不…」水汪汪的眼睛以极近的距离凝视着我的双眼。

「不怕，小杏。」我说着，再次吻了她的嘴唇一下。

「仁哥…啊……」小杏忠实地回应着我手指的动作。幼嫩的小屄上早已湿润得一塌糊涂，内裤上也早就黏成了一片，内裤和小屄间的丝线都慢慢地把接合点转移到我的手指之上。

「啊…仁哥…感觉…好奇怪……」小杏半开的小嘴吐出了话。

「放心，小杏，不奇怪。我爱你！」我说。

「仁哥……」小杏绉一绉眉，然后向我示意了一个坚定的眼神。

急不及待，我解下了裤头，连裤管也赶不及完全褪下来，就把已经忍憋了足足两个多月的鸡巴抽出来。

和灿哥住在上下格床，就连自慰也不能啊！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现代男人，怎么可能忍耐得住？

「呃……」小杏圆睁着双目凝视着突然出现在我们两腿之间的东西。

她不是傻瓜，当然知道这是甚么。也当然意识到这东西接下来将要入侵她的身体。小杏抓着我肩膀的手抓得更紧。

「仁哥…我怕……」小杏把视线投向我的脸上。

「小杏，我爱你！」我宣告着爱的宣言的同时，怒张的鸡巴一鼓作气地入侵小杏的身体里，长驱直进。

「啊！啊啊－－！仁、仁哥啊！」小杏先把圆滚滚的眼睛张开得最大，接下来又变成忍耐着痛苦似的紧紧闭上。

「小杏……」湿润和灼热的紧绷感紧密地包含着我的鸡巴。不愧为处女！果然比ＡＰＲＩＣＯＴ的小屄要紧致得多！

舒畅的感觉从鸡巴漫延至全身，我没有办法忍耐享受这一种畅快的感觉，立即就开始前后摆动着腰间，在小杏的身体里继续追寻着这一种使人麻痹却又畅快的感觉！

「啊！啊…啊啊……」小杏紧闭上了眼睛，脸也害羞得转向了一边，大口呼吸着的嘴巴根本合不起来，双手紧抓着我身上的衣衫，把衣衫都扭曲得变型了。

我把她身上的连身裙拉得更高，圆鼓鼓的胸脯包裹在煞风景的肉色胸罩里！我二话不说就把碍眼的胸罩推上，与纤细身形不相称的圆鼓鼓胸脯就完全展现在我的眼前！

白嫩的胸脯上，小小的嫩粉色花芯正在盛开，像是引诱着化为了蜜蜂的嘴唇去肆意探摘一样……「啊…好痒…仁哥…难为情啊…不要……」小杏无力的双手试图推开我，但我的腰间同时稍为加紧了入侵的力度，她的双手马上就宣告投降了。

「小杏…」我呼唤着她的名字。

「仁、仁哥…啊……」她勉力地张开眼睛凝视着我。

「小杏！」我再次大声呼唤着她的名字的同时，把忍憋了两个多月的欲望全部都要在她的身体里彻底的解放出来。

「啊……仁……哥……」小杏咬紧了下唇，忍耐着我最后几下的强力抽插……我摸了摸裤子的口袋，却摸不到香烟……

对啊……我还在这里啊？

原本，我也曾经认真思考过如果我真的和小杏走在一起之后，世界到底会变成怎么样？但原来，世界没变、时空没变，甚至连一丁点可以感受到的变化也没有。

我的鸡巴上仍然留有小杏的处女血迹。

躺在我身边赤裸裸的小杏，被我连续上了三次之后，已经累得睡死过去了。

小杏含着姆指睡觉的样子很可爱……就像个小 女 孩似的。

充满弹性的嘴唇，在无意识下细细地吸啜着自己的姆指……令我想起了ＡＰＲＩＣＯＴ咀嚼卡乐Ｂ的模样。

ＡＰＲＩＣＯＴ……为甚么我来到了这里，才会经常想起她呢？在属于我的那一个年代，我对她根本就完全没有爱情的感觉吧？是因为我喜欢上了小杏，才会经常把她们拿来比较吗？

不过，不管怎么样……甚至连这个看来会改变未来的事情我都做了，但我所身在的世界却依然没有半点变化。

似乎，我也得要完全接受拿着砂纸工作的日子了。

在这里，我得到了小杏。

我的心中冒起了一种责任感，我要令她更幸福！

我和小杏相恋，但我的心里就开始对灿哥产生了一种亏欠的感觉。

为了补偿，我决定帮助他追求小媚。

透过我和小杏的穿针引线，我们四人一起的约会机会增加了不少。但他和小媚之间的关系，却仍然没有寸进。

我和小杏甚至做出了约会期间跑掉这一种事情了，但除了换来小杏回家后被小媚骂了几句之外，根本就毫无用处。

而逐渐理解到我和小杏是有意促成她和灿哥的小媚，反而开始对我们的约会产生警戒心。能够不来的，都不愿意来了……灿哥的心情越来越低落，但是，面对热恋中的我和小杏，却只能强颜欢笑。

这一次，是到郊外远足。

我和灿哥一起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但看到的就只有小杏。小媚再一次失约不来了。

灿哥苦笑了一下，但是仍然与我们一起前去。

游玩了一会，我们就在草地上铺上胶袋，然后席地而坐，准备野餐。

「仁哥，这个是我昨晚做的，你试试吧！」小杏说着打开了一个不锈钢制的圆桶型饭盒。

我看了看饭盒里面的东西，是鸡翼、鸭肾等等的卥水食物。

「哈…这个去郊游最好了！谢谢小杏！」我说着，就把嘴巴伸长了靠向小杏。

「不要啦…灿哥都笑你了……」小杏的脸一瞬间就变得红彤彤。

「哈哈…不要紧，有甚么关系？」灿哥笑着说。

「灿哥你也试试。」小杏说着，把饭盒递给了灿哥。

「啊，谢谢。」灿哥接了过去，拿起了一块鸭肾就送进嘴巴。

「好吃！」灿哥圆睁着双眼凝视着仍然拿在手上的半块鸭肾。「怎么可以弄得那么好吃？！」灿哥再补充了一句。

「嘻…哪里有好吃得这么夸张啊？」被灿哥称赞的小杏脸上盛放着鲜花般的笑容。

「真的！好好吃！我从来未吃过这么好吃的卥水！」灿哥再次大声地赞许。

「让我试试……」看灿哥说得那么好吃，我也忍不住拿了一件鸡翼来吃。

先入口是卥水的咸味，接下来是隐隐约约的甜味，吞下之后却竟然有少许的辣味仍然残留在口腔之内！

「这…这实在太好吃啦！」我不禁惊叹着这一种我从来未曾尝试过的美味！

「嘻嘻…仁哥喜欢就好！我以后多弄一点给你吃…」小杏展示着甜美的笑容，然后也伸手拿了一块较小的鸭肾。

鸭肾放在充满弹性的嘴唇上，使嘴唇陷了进去……鸭肾进入了口腔，小杏的食指也放了进嘴巴之内……吸啜，然后拉出，嘴唇弹跳了一下……

然后轮到姆指，放进嘴巴内，使嘴唇陷了进去。吸啜…再拉出……「ＡＰＲＩＣＯＴ……」我的嘴唇不禁读出了我心里的说话。

「嗯？仁哥，你说甚么？」小杏侧起了头，微笑着凝视我的脸。

「啊啊，没甚么。」我轻轻摇头回应，然后别开了脸。

突然，一些冷水泼到了我的脸侧。

「哎？！」我转脸回去，只见拿着水樽的小杏露出了古惑的笑容。

「啊？敢泼我？！」我大叫了一声，就要抢她手上的水樽。

「哈哈！才不给你…」小杏退了一步之后，就立即站了起来，还用水樽向我泼了一下。

「哈！大胆！看我不教训你？！」我立即站了起来，然后起步跑向小杏的位置。

嚓－－

我正要起跑的后脚，却竟然被从泥土里伸出的鬼手抓住！

慌忙中的我，只能看到地面上的青草与我眼睛的距离越来越近！而在几乎与青草紧贴前的一瞬间，我终于看到了「鬼手」的真面目……铺在地面上的胶袋。

碰！

很痛！啊！我的额头……

「哎啊！」我的耳边传来了灿哥紧张的声音。

「仁、仁哥！」我的脸上感觉到了来自小杏双手的温暖。

「很多…血……仁、仁哥……」小杏紧张的声音继续在我耳边出现。

「仁！阿仁！」灿哥大声地呼唤我，然后我感觉到自己沉重的身体好像飞了起来。

我朦胧的视线里，可以看到两旁的景物不断往后退……「仁哥！仁哥……」小杏的声音在我的后面，好像越来越遥远。

「哎！不妥！怎、怎么……」灿哥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耳边响起，然后我就感觉到自己的高度似乎再次与地面相当靠近……但灿哥强而有力的双手却依然支持着我背部。

「仁哥！怎、怎么…」落后了几步的小杏跑了过来我的身边。我伸出了手想抚摸小杏的脸，但我却看到我的手掌竟然好像变成了半透明状……手掌依旧拥有着颜色，但我竟然可以穿透手掌看到了小杏泪流满面的脸……小杏伸手捉紧我的手，我仍然感觉到小杏手掌的温暖……我实在是后悔了……

早知道应该好好的听阿爷说他朋友凭空消失的故事……「哈…」我没气没力的声音自嘲了一下。

「仁哥！」小杏呼唤着我的名字。

「小杏…我爱你……」我微弱的声音，似乎仍然能够传到小杏的耳朵里。她重重的点头，并把我的手掌紧贴在她的脸颊上，依依不舍地来回磨擦着。

「灿哥……」我把视线转到灿哥身上。

「仁…」灿哥一脸担忧的凝视着我。

「灿哥…替我照顾小杏……」我说。

「嗯！我会照顾小杏……阿仁，你会没事的…」灿哥微笑着说。

我要死了……我身体的无力感向我诉说着这一个事实。

「灿哥，听我说…」我的话音似乎变得越来越小，灿哥的耳朵差不多已经紧贴到我的嘴唇上了。

「说，你说…」灿哥的声音说。

「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６日……无论如何，也一定要守护…在小杏的身边。」我的视线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。

「１９７１年…即是来年？８月１６日。好！我记住了！」灿哥以肯定的语气回应我。

哈……原来……是明年吗？

「灿哥…听我说……１９７２年，长江实业上市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……」我说。

「你在说…股票？我根本不懂这些啊？！」灿哥的声音说。

「不用懂…有闲钱就买…不用懂……」我也不知道，到底还有多少句说话能够传进灿哥的耳朵里。

但，这是我作为银行家，最后的执着…最后的…幕后交易……咇－－

咇咇－－

机器的声音。

四周白蒙蒙的一片。

散落的视线慢慢地重新凝聚起来……

「醒、醒了？」紧张、急促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。

「……这里是…天堂？」我无力的声音响起，我能够听到自己的说话。

「你妄想！我也未走，你阿嫲才没有那么轻易接你走啊！」阿爷的声音说。

阿爷的脸上充满着深深的绉纹，着实地反映着他的年龄。

「阿爷…对不起。」我说。

「傻孩子……有甚么对不起呢？医生说你是太累才会中暑晕倒，醒来就没事了。」阿爷哽咽着的声音说。

「阿爷，我们是怎样下山的啊？」我的意识渐渐清醒过来了。

「双手抱起你啊！在山上，电话又接收不到，还有甚么办法啊？」阿爷大声地说。

「哈…」我自嘲了一声。

「你知道吗？！我有多担心你会突然凭空消失……」阿爷说着，泪水都滚滚而下了。

「不会啦……就说了现在是甚么年代了？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啊？」我苦笑着，并轻轻摇头。

看着阿爷老泪纵横的脸，我实在吃不消。

「阿爷啊，我们下星期再去拜祭阿嫲吧！」我说。

「嗯！你阿嫲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。到时我再煮些卥水，你阿嫲生前最喜欢煮卥水鸡翼给你吃的！」阿爷说。

「给…我吃…？」我犹疑了一会儿。「阿爷啊，阿嫲死了多久啊？」我继续说。

「说起来，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啦！时间过得真快……」阿爷说。

十年……吗？

「对了，我出去打个电话给你二叔，让他开车接我们回去吧！」阿爷说。

「……二叔……」我呆住了。

阿爷的脸上依旧是慈祥和忠厚样子，但这一刻，我的内心里却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心很痛……但，这又能够责怪于谁呢？

「……阿爷啊……这许多年来，你到底存下了多少股长实？」我叫住了正要离开病房的阿爷。

待医生检查过后，我们就离开了病房。

脸色变得苍白的阿爷替我去柜台办理出院手续，而我则坐在医院轮候的椅子上稍事休息。

空虚和无奈，充斥着我的内心。

我拿起了手机，按下了脑袋中早已熟记、属于ＡＰＲＩＣＯＴ的电话号码。

不知道为何，这一刻我很想听到她的声音。

『您所打的电话号码未有用户登记』

我再试了一次，结果同样。

奇怪……

今天她和『细摩』的ＪＯＨＮＮＹ出海钓墨鱼，不会发生了甚么事吧？

我立即在电话的通讯录中找出了女同事ＣＡＴＨＹ的电话号码。

『ＷＹＭＡＮ？有甚么事吗？』女同事ＣＡＴＨＹ说。

「ＡＰＲＩＣＯＴ跟你在一起吗？她的电话我打不通。」我说。

『ＡＰＲＩＣＯＴ？是谁啊？』ＣＡＴＨＹ说。

「我的下属啊！你们不是今天一起去钓墨鱼的吗？」我说。

『我是去钓墨鱼没错……可是，一向独行侠的你，哪来下属啊？』ＣＡＴＨＹ说。

「呃……？」我语塞了。

『我在煮饭，不跟你说了。今日打听到『中国信托集团』的内幕资料，星期一回到公司里再说吧！』ＣＡＴＨＹ说。

「啊……好的，再见。」我回应后，电话就断线了。

空虚感再一次袭来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是被淘空了一样……好不容易才再次凝聚的视线，再次慢慢地分散……「胡先生？」如天使般的声音突然在远处响起。

我的视线再次慢慢凝聚起来。

「胡先生？」我的视线追踪着逐渐靠近的声音来源－身穿白色护士服，不论样貌、还是气质也都不枉称「白衣天使」这一个美喻的天使般的护士。

然而，鼓起了天使的护士服上的胸前部份，却似乎是魔鬼的所有物吧？

我注意到护士胸前的扣针上面写着她的名字『朱紫薇』。

「胡先生？」天使般的声音再次叫喊着。

「啊！是！」坐在我侧边一直在玩手机游戏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，回应了天使的呼唤。

「恭喜你，胡先生！母女平安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呢！有没有已经想好了的名字？」天使般的护士展露着天使般的笑容说。

「啊……少霞她喜欢杏花，就叫杏儿吧！」胡先生说。

「杏儿吗？好可爱的名字哦！」天使护士说。

我的额头刺痛，暖热的液体正滑过我的脸颊……

（全文完）

字节数：27577